

卖身

我本来是卖文不卖身的。后来老婆嫌卖文赚钱少又见效慢，说不妨卖一次吧。随即又叮嘱我，别瞧不起自己，一次两万。靠！我有那么值钱么。但既然领导吩咐了，我总不能交白卷。于是开始寻找买家。

第一个买主是个水桶粗腰的富婆。她像猪贩子那样围着我转了N圈，说，你比小鸡子还苗条。跟我折腾不了十分钟就得草鸡。得，看你心挺诚的，又求钱若渴。我给你找个下家吧。

于是我就顺利地被她倒手。后来她辨说没得回扣。我说算了，你们有钱人啥钱不赚呀？只要在给我介绍个客户，咱俩也就扯平了。她咧嘴一笑，吃惯瘾了吧。我说是钱太好了，我终于受到了老婆的表扬。她说：愿不愿意跟我做，我听说你的活动能量还挺大。要真是那么回事，我绝不亏待你。

就这样去了她家。

有钱人就是阔绰，别的不说，就那几条看家狗我上一百次床怕也买不起。她的保姆和厨子也是男的。各个虎背熊腰，见我进来，眼睛刀子一样刺过来。一看就知道是兼职全天候。然而奇怪，她竟给这些服务人员都取了女人的名字。我问她干吗不取男人的名字。她摇摇头说，麻烦，有时候在外边给家里打电话，怕别人听见好说不好听。我心里直好笑，这有钱人也太虚伪了。明明不干好事，却偏偏还要往脸上贴金。我问她是干什么的？她瞪我一眼，上你的床好了。

那天我用实际行动把她征服了。然后我告诉她，人的性能优良与否，和胖瘦没关系；和身高没关系；和水平没关系；和文化修养也没关系，和思想境界没关系，只和钱有关系。她先是不置可否，后佩服直至，说：难怪我的保姆和厨子不行，原来是不肯卖力，嫌我给的钱少。旋即又不无感慨：唉，这钱怎么就那么好使，都能叫鬼推磨。我说你还是没见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平平常常，没钱能使鬼推磨那才叫本事。她茫然：有这能人么？我笑：你看我像不像。她一拍脑门：嘻嘻，我也让你推了一把。得，有钱难买我乐意。给，两万，你拿好。

我问她以后还用不用我了。她说，尝尝鲜就得了。我这钱来得也不容易。今天拍这个领导马屁，明天给那个财神爷烧香。只恨自己相貌粗丑，做不了无本生意。否则就像你一样，开他个无烟工厂。

临出门时她依依不舍：还是你们文化人好，卖身不卖人格，那像他们几个，连我脚丫子都舔。跟我那几条看家狗一个档次。我会永远记住你的，得一次可终身回味。回到家我把钱如数交给老婆，老婆大喜过望。搂住我一番猛舔。老公，你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吓一跳，忙不迭道：岂敢岂敢。还是我去做，老婆大人想吃什么呀？你说怪不怪，这人要是奴才当久了，骨头就软。虽然赚了钱，可还是个奴才相。

大概就是受这次一卖发财的鼓励，我开始在卖身的旅途上不断高歌猛进。由于我措施得力，锐意进取，又能不断的调整方向，扩大服务的阶层和涵盖面，于是乎备受欢迎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忙得我不亦乐乎。正可谓“无边裸母萧萧下，不尽财源滚滚来，”想来，即便是改革开放也不过如此吧。

就这样，不到三年，我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渣一跃成为公众人物。政协里有我，人大里也有我。一些从前见了我直捂鼻子的官员也对我客气起来，有的甚至还直拍我马屁。我岂能不懂他们的意思，无非是我在政界高层里有几个哥们。然而我却瞧不起他们，狗眼看人低。

说着话时间又过三年，我风光无限。不过我不再卖身了，我开始买春。黄脸婆早就被我打发了，我给了她一大笔钱，我说：有了钱，你也有资格去买了。什么爱情不爱情的，那都是骗人的鬼话，享受肉体才是正事。再说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吃一口少一口，别想那么多，放开了造吧，不吃白不吃，白吃谁不吃。

老婆刺牙苦笑：唉，都是我不好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得了，我也认命吧。只是别忘了提醒咱儿子，以后也让他当文人。少不得人才两得，名利双收。

其实我心里直想笑，我那儿子还用提醒么，早就这么干上了。儿出于爹而胜于爹。